

飄
花
令

(台灣) 卧龙生
(二)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飘花令

(台湾) 卧龙生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飘 花 令

(共 六 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贤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 印张 147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34—610—0

I·504 定价:54.80 元





目 录

第十二章	深入虎穴.....	(338)
第十三章	忍辱负重.....	(367)
第十四章	五毒金蜂.....	(393)
第十五章	情海浮沉.....	(419)
第十六章	江心践约.....	(448)
第十七章	金花舵主.....	(475)
第十八章	锁脉拂穴.....	(505)
第十九章	降龙伏虎.....	(532)
第二十章	身世之谜.....	(560)
第二十一章	情意绵绵.....	(588)
第二十二章	话说前因.....	(614)

曹大同失声叫道：“好大的老虎！”

其实，申子轩、雷化方、慕容云笙看到那巨大的老虎，无不心中吃惊。以他们的武功，虽然都不怕区区一只老虎，但此虎硕大少见，神态确然有些惊人。

程南山望了那巨虎一眼缓缓说道：“此虎乃泰山群虎中的虎王，奔行如飞，有日行千里的脚程。我想纵然是当代第一位轻功高手，也难和这巨虎相比。兄弟一人势单力孤只有召来两只猛虎作我助手了。”

雷化方心中暗道：他有虎王之誉，果是名不虚传。以虎作为伴侣和助手，在江湖之上行走，古往今来，恐怕算得第一人了。

申子轩望了那巨虎一眼道：“此虎如此威猛，确有领袖群虎的神态，不过，虎乃盘居深山的猛兽，程兄带他们在平地走动，难道他们不会误食人畜吗？”

程南山道：“两只巨虎，都被兄弟训练得将至通灵之境。如若没有兄弟的号令，不论他们如何饥饿，也不会擅伤人畜。”话声微微一顿，接道：“二虎现已被兄弟训练到可进素食之境。”

申子轩赞道：“古往今来，程兄可算第一训虎高人。”

程南山举手对慕容云笙一招，道：“世兄请过来。”

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去，道：“老前辈有何指教？”

程南山道：“世有千里马，伯乐识之；弟不识马，但却善训虎。老虎追随我程某，已有数年之久，从此刻起，在下把大黄送给慕容世兄……”

慕容云笙急急摇头，道：“不成，老前辈的好意，在下心领，一则君子不夺人所好，二则，在下不解驯虎之法，有此巨虎朝夕相伴，那当真寝不安枕，食不下咽了。”

程南山道：“不要紧，在下传授世兄几种方法，对大黄就可以指挥如意。”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如再推拒，他定然认为我真怕这只老虎了。心念一转，说道：“晚辈却之不恭，但我只能答应今晚由大黄送我一程，决不能算我所有。”

程南山也不坚持，传授了慕容云笙简单的驭虎之法。

申子轩看看天色，道：“时光已经不早，贤侄也该动身了。”

慕容云笙道：“小侄不知去路。”

申子轩道：“我送你去。”

慕容云笙回顾了程南山一眼，抱拳说道：“老前辈的善意，在下感激不尽，但我们叔侄同行，只怕有负老前辈的雅意了。”

程南山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大黄健壮，你叔侄两人骑他，一样奔行。”

申子轩道：“风虎云龙，岂是人骑之物，何况要骑两人？惹他发了虎威，岂不是……”

程南山道：“两位但请放心，大黄一直为在下坐骑，两位如有毫发之伤，在下当自刎谢罪。”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这老儿脾气如此急躁，看来非得骑上虎背不可了。当下说道：“既是如此，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

回头对申子轩抱拳一揖，道：“二叔父请。”

申子轩虽然武功卓绝，但从未有骑虎的经验，眼看着一只硕大老虎，硬要骑在它背上，心中有些忐忑不安，暗中运气戒备，跨上虎身。

程南山目注慕容云笙道：“世兄请啊！”

慕容云笙一提气，跃上虎背。

程南山道：“两位坐好了。”突然举手一挥，但闻大黄低吼一声，腾跃而起，去如疾风，眨眼不见。

雷化方看得呆在当地，道：“兄弟一生之中，还是第一次见人骑虎，今宵算大大开了一次眼界。”

程南山道：“驯虎之事，并非太难，只要知晓个中诀窍，人人都会……”语声一停，接道：“两位请在茅舍稍候，兄弟去取风干的野味下酒。”说去就去，转身一跃，行踪顿杳。

片刻之后，果然拿着一只风干的野兔，两只山鸡，左肘挟着一坛酒，右肘挟着一捆干枯的树枝，大步行入茅舍，说道：“兄弟在衡山养伤，一住十几年，学会了风制野味。咱们燃起树枝，一面烤食，一面饮酒，但不知两位是否有此兴致。”

曹大同望着那野兔、山鸡，早已直流口水，说道：“你这野味放在何处？”

程南山道：“吊在一株大树之上。”

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道：“程兄，咱们在茅舍内引火烤肉，固是雅兴宜人，但只怕要招徕强敌暗算……”

程南山道：“雷兄放心，只要有人接近这茅舍百丈之内，咱们就可先得消息，暗算之举，他们决难如愿。至于招徕强敌，倒正合兄弟之意，程某正想会会那些谋害慕容大侠的凶手。”

雷化方看那程南山豪兴横飞，倒也不便再出言阻止，只好默不作声。

程南山燃起枯枝，打开酒坛，一面烤食山鸡野兔，一面饮酒；雷化方虽打起精神奉陪，但心中一直是惴惴难安。

虎王程南山似是已瞧出了雷化方的心事，淡淡一笑，道：“雷兄但请放怀畅饮，不是兄弟夸口，只要有人能近百丈之内，甚至更远一些，咱们就可以先行得到警兆。”

雷化方抱起酒坛，喝了一口酒，道：“程兄说得是。”

程南山哈哈一笑，道：“两位适才瞧到大黄了，兄弟不是说

有两头巨虎和兄弟为伴吗？除了那大黄之外，还有一只小黑，其实并不小，论凶猛、灵便，小黑尤过大黄。那人黄在泰山领袖群虎，小黑却来自西北天山中，二虎都算得虎中之王。咱们在茅舍之中喝酒，那小黑在茅舍外面替咱们守卫，如若有个风吹草动，那小黑立刻会传警过来，决不会受人暗算。”

雷化方心中暗道：这座茅舍，四通八达，夜晚中燃烧枯枝，岂止百丈以外可见，那小黑纵然通灵，也只能守住一个方向，如若强敌从其他方向奔来，如何能够防止？

心中暗忖，口却不便再言。

且说申子轩和慕容云笙一虎双跨，直奔仙女庙而去。大黄奔行迅速，两人感觉之中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不大工夫，已到仙女庙。

申子轩跃下虎背，道：“到了，可要为叔的和你同去吗？”

慕容云笙道：“那人约我之时，并没有什么交待。”

申子轩道：“我跟你一起去吧，也好有个照应，只是这头巨虎，如何处理？”

慕容云笙道：“小侄试试看。”双手互搓三下，突然一挥右手。

巨虎大黄突然纵身而起，转头奔去。

慕容云笙低声道：“这大黄果然已至通灵之境了。”

申子轩道：“虎王程南山驯虎之能，果然天下第一，就是武功方面，也算得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谈话之时，两人已然行近仙女庙。

抬头看去，只见那虚掩的黑漆大门之上，贴着一张便笺。

申子轩顺手扯下，凝目望去，借星光隐约可辨。只见上面写道：“应约只有一人，何以两人同来？”字很潦草，似用黛笔所书。

申子轩随手把便笺收入胸中，低声说道：“孩子，你一人进去吧？”

慕容云笙道：“那白笺上写的什么？”

申子轩道：“他约你一人见面，为叔不便相强，我在庙外等你，万一有变，你可长啸为号，为叔自会赶来接应，千万不可太过逞强。”

慕容云笙道：“小侄领命。”

申子轩人已转身欲去，突然又转了回来，低声说道：“孩子，那人约你来此，必有用心。照为叔的看法，那人实是一位绝世高人，你要小心应付。”

慕容云笙道：“多谢指教。”

申子轩道：“孩子，你知道委屈求全这句话吗？”

慕容云笙道：“小侄晓得。”

申子轩道：“那很好，为了报你父亲之仇，我和雷五叔，都一直奉行着这个原则。”

慕容云笙抱拳一揖道：“多谢二叔指教。”

申子轩道：“好，你去吧？”

慕容云笙应了一声，缓步向庙中行去。

申子轩直待慕容云笙进入了庙内，才转过身子，急奔而去。

慕容云笙缓步行入庙内，走到了一段碎石铺成的小径，来到了大殿前面。

这是一座破败的荒庙，规模不大，除了一座大殿之外，只有东西两座厢房。

慕容云笙停在大殿外面，凝神倾听了片刻，不闻一点声息，心中暗道：不知他在何处等我，先到大殿中看看吧。

正待举步行入大殿，突见火光一闪，西厢燃起了一盏灯

火。

慕容云笙暗中提聚真气，缓步向西厢行去。

只见两扇房门，紧紧关着，举手一推，房门应手而开。

敢情那大门竟是虚掩着。

凝目望去，只见一张木桌，放在厢房正中，一支红色的火烛，放在木桌一角。

听涛楼上见过的那矮瘦老人，端座在主位之上，双目盯注慕容云笙，却不发一言。

慕容云笙又向前行了两步，抱拳一礼，道：“见过老前辈。”

矮瘦老人一伸手，道：“请坐。”

慕容云笙应声在那矮瘦老人对面坐下。

其实，这西厢房中，只有两张木椅，相对而放，那老人坐了一张，慕容云笙无法选择，只有在他对面坐下。

那矮瘦老人待慕容云笙坐好，立时接口说道：“申子轩哪里去了？”

慕容云笙听得微微一怔，暗道：好啊，我们似一直在他监视之下。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申前辈没有进来。”

矮瘦老人道：“哼！你心中害怕，为什么还来赴约？”

慕容云笙道：“在下如若害怕，自然是不会来了。”

矮瘦老人冷冷说道：“你既然心中不怕，为什么要那申子轩陪你同来？”

慕容云笙心中微感不悦，暗道：这人气势凌人，实是叫人难以忍受。但他仍然勉强按下心中之火，说道：“在下路径不熟，故请那申老前辈带路而来。”

矮瘦老人道：“原来如此。”脸色缓和，微微带笑。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人喜怒无常，很难相处，一个应对

不对，只怕要变友为敌，不用和他攀交了。

心中念转，欠身一礼，道：“老前辈召在下来此，不知有何指教？”

那矮瘦老人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你不是问我，要如何才能相见是吗？”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在下只想拜谢相助之情。”

矮瘦老人嗯了一声，道：“那就不用了。”

慕容云笙再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坐在那里，默默不语。

那矮瘦老人似是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对，两人相对而坐，四目相注，半晌无声。

这是个十分尴尬的局面，两人对坐了足足有一盏茶工夫，仍未交谈一言。

仍是那矮瘦老人先行开口，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慕容云笙奇道：“不知道，老前辈怎么称呼？”

那矮瘦老人淡淡一笑，道：“你想不想见识一下我真正的面目？”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

那矮瘦老人接道：“我好像告诉过你，不要称我老前辈……”

慕容云笙道：“那要在下如何称呼？”

矮瘦老人嗤的一笑，道：“你叫我老前辈将来定然要大大懊悔。”

慕容云笙愈听愈奇道：“阁下语含玄机，实叫在下听不明白。”

矮瘦老人道：“好！现在我让你明白。”伸手在脸上一抹，揭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一张宜嗔宜喜的粉脸，两条弯弯长长的秀眉，配着樱唇、瑶鼻，不禁为之一呆。

只见她展颜一笑，露出一对深深的酒窝，道：“你现在还叫我老前辈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无怪她举动言谈之间，常带有脂粉味，原来是女扮男装。

只见她举手在头上一推，脱下了黄色的毡帽，打开头发，披在肩上，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扮作男装，戴上面具，在下自是无法辨认了。”

那少女微微一笑，道：“那是说我装扮得很像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若不是你扮得实在很像，我也觉不出你有脂粉气了。口中却说道：“姑娘扮得很像。”

那少女脸色一整，说道：“你是不是很信任我？”

慕容云笙道：“萍水相逢承蒙仗义相助，在下很感激……”

那少女接道：“我自愿帮助你，不用你感激了。我只问你此刻是不是很信任我？”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有何吩咐，请只管说，只要在下所知，无不奉告。”

那少女道：“好，你如果信任我，就答复我几件事。其实，对你的事情，我已经知晓了很多。”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是慕容长青的儿子？”

慕容云笙神色肃穆地说道：“不错，先父正是慕容长青。”

那少女点点头道：“你很想替父报仇，是吗？”

慕容云笙道：“父仇不共戴天，在下身为人子，岂可不为父母报仇？”

那少女缓缓说道：“我要劝你的就是这件事情。算上申子轩、雷化方，他们也帮不上你的忙。此刻，你们实已处在危机四伏的境遇之中。如是我的推想不错，你们如不离开江州，只

命，难活过三日！”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姑娘之意是劝在下离开江州了？”

那少女缓缓说道：“我只是告诉你，你们处境十分凶险，此刻，至少有四十位以上武林高手，在搜寻你们的行踪。”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想问问姑娘？”

长发少女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缓缓说道：“你要问什么？”

慕容云笙道：“姑娘对在下的身世来历，似是很清楚。”

长发少女点点头，道：“可以这么说吧！”

慕容云笙道：“姑娘对我等十分了然之外，似是也知晓对方很多隐密。”

长发少女道：“是又怎样？”

慕容云笙道：“姑娘能够了然敌、我内情，足见高明……”

长发少女道：“所以你对我也动了怀疑，是吗？”

慕容云笙道：“怀疑倒是不敢，只是想了解姑娘身分，不知肯否见告？”

长发少女沉思了良久，道：“我和你非敌非友，也不能在江州多停，告诉你，又有何用？”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你和我非敌非友，又不能在这江州久停，咱们今宵相会，那是毫无作用了。

他原想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有关强敌的消息，未料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不禁黯然一叹。

那长发少女一直在留心着慕容云笙的举动，听到他叹息之声，不禁嗤的一笑，道：“你叹什么气？”

慕容云笙道：“在下很感激姑娘相助，但却想不到只这么匆匆一晤。”

长发少女微微一笑，接道：“怎么？你好像很希望和我论

交。”

慕容云笙正待答话，长发少女却神色黯然地抢先接道：“唉！你如了解到我的身分来历，只怕就不理我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姑娘说笑了。”

长发少女道：“谁给你说笑了，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慕容云笙看她说得认真，又是一呆，道：“除非你是杀父仇人的女儿，除此之外，不论你是何身分，在下都一样愿和姑娘论交。”

长发少女摇摇头，道：“我倒不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但如说到我身世来历，只怕比你杀父仇人的女儿更为可怕。她不过为你和有限几人所恨，我却是武林中人人指骂的人。”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当真吗？”

长发少女道：“哼！你怕了，是吗？”

慕容云笙挥挥手道：“我不怕，但却希望姑娘能够告诉在下内情。”

长发少女道：“你听过小妖女的事吗？谁又肯和一个被人指骂的小妖女做朋友呢？”言来神情黯然，双目中热泪盈眶。

慕容云笙道：“小妖女，在下未曾听人说过啊！”

长发少女道：“你现在听说了，应该如何？”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在下看姑娘容华艳丽，举止端庄，毫无妖女之气。”

长发少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热泪夺眶而出，道：“你真不嫌弃我的坏名声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确无此感。”

长发少女展颜一笑，举手拭去脸上泪痕，道：“你不怕人家讥笑你，说和小妖女交了朋友？”

慕容云笙道：“我不怕。”

长发少女神色凝重，思索了良久，道：“你那两位叔父，申子轩和雷化方呢？他们如若不赞成咱们交往，那你要怎么办？”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尽谈和我论交之事，实叫人难作答复。

长发少女缓缓站起身子，道：“我娘说得不错，这世界除她之外，再不会有人和我交往了。”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她神色幽怨，满脸忧苦，缓步向外行去，心中大为不安，急急说道：“姑娘止步。”

长发少女回头，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女扮男装之时，神威奋发，是何等英雄气势！现露出真正面目之后，怎的会这般多愁善感？简直判若二人。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姑娘要到何处去？”

长发少女道：“回我娘的身边去。”

慕容云笙道：“令堂现在何处？”

长发少女道：“她在金陵等我。”语声微微一顿，道：“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也是我最后一个朋友。我娘说得不错，茫茫人世，只有我们母女相依为命，除了我娘之外，世间再也无人愿意和小妖女交游来往。”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易服男装时，言行正常，此刻，怎的竟这般言行偏激？似乎她自觉着已被世人遗弃，而且这些事，又都是她亲生之母，教导于她。

心中感慨万端，长长叹一口气，道：“看姑娘的武功成就，在下难及万一，令堂必然是一位武功绝世的高人。不知她怎么称呼？”

长发少女凄凉一笑，道：“小妖女的母亲，自然是老妖女了。”